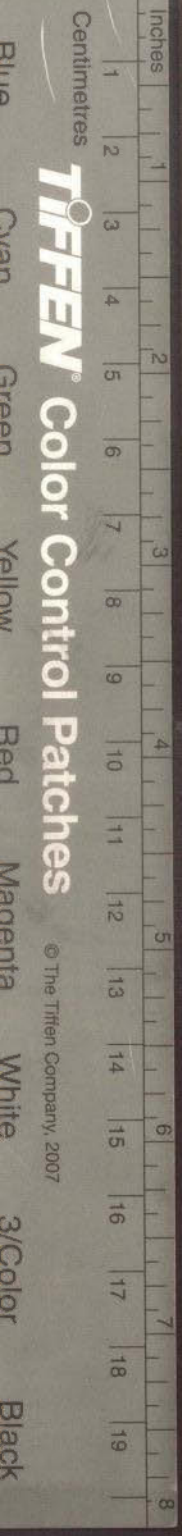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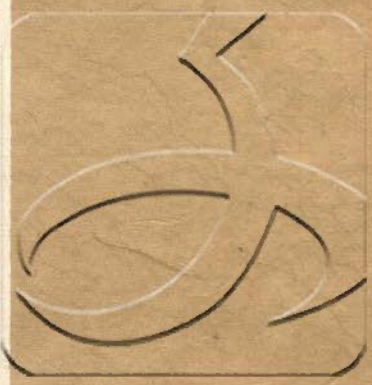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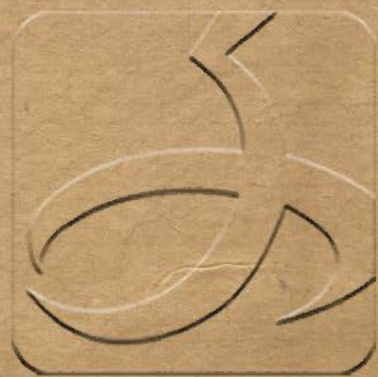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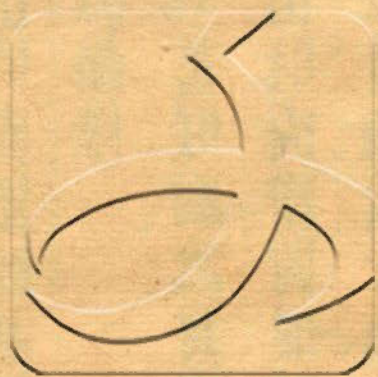




49.392
80.30
2:14

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七

碣十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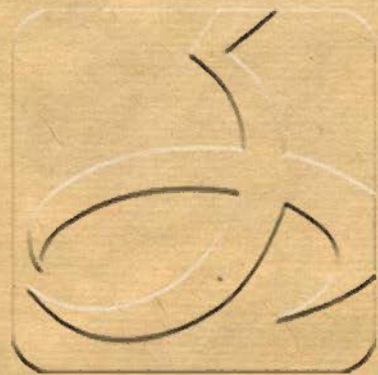
青原下七世

含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
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卻與土地燒錢師曰彼
上人者難爲疇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
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踔跳斗子
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
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
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
麼

襄州含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
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
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
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
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
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
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
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
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
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
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

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卻師曰隨流始得妙在岸卻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卻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口照著後如何師曰啾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疏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

元三十七
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卻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

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縷鬢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鉤四海砥鈞

猛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
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眾聖莫顯師後
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
邈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
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眾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
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

露壇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
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
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
僕視之卽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
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
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
啟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
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
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

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卻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眾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任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卻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眾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

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脩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主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尙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腳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脈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鎚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挂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勲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卻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腳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燦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刮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
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
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
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
來猶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
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
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
側耳瘖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
家十九爲大僧聽園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
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
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
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

元三十一
九
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
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
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
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
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
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
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瓶傾不
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嗟峨萬仞烏道難通劔刃輕冰
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

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
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
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
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
曰嚮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
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
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
道得師子嘖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
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
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

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
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
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
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嘖呻
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
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
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
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
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
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鵝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
鷲鷺鷺身卻共烏鴉爲侶伴高人煙霄低飛柳岸向
晚歸來子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
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
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
所滯直是要快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
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卻來這邊行履若不虛
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
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
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

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
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
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
來脈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
鄺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
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
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
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
至席年八十歎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
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
待價煇異苗蠶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
眾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
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
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眾示寂塔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
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
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
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卻
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卻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

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
不得永沈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
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
大眾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
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
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鑿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

曰王婆煮餽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

背卻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陷黑豆

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

庭柱傷寒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

日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
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
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太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
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
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

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
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應爲吉徵
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
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卻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
巖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怱怱我
卽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
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
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

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
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
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
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
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
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
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
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
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
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

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
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
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
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
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
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
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
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

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
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
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
多少師曰身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
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
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
緘口退卻是報皇恩上堂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著
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孤
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
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
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
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
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
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
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
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
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
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裏圓偏
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

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
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仞籠身不回避天然猛
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
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
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
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其獲舍利五色同靈骨塔于
寺北三峰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
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
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
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
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
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怱怱有何所益雖
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
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
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
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
恁麼則又手當曾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
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
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

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太陽問
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
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
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卻竟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人徧身
紅爛臥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做
鄺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
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
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

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
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
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太陽陽問汝是甚處人
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
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邪曰不解騰
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
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
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

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
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
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
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
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
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
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
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
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
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
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闐寂之
門師曰莫鬧莫鬧

鄂州太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
尙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
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
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麤
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鋤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
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
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

戶如今大宋宮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
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
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
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
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卽隔莫來攔我毬
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
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
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
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麼逢
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
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
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
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
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
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

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甯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卽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

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
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
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
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
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
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
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
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
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
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
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
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
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
曹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
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
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日烏鷄
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
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
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
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

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
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
及眾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
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
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
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
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
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
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卽不問
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
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
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
直須盡卻今時去若也盡卻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
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
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
且道如何是盡卻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
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
弄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
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
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

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眾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腳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眾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己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淪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

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眾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
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閒
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
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况從無始以來
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
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
聖教人祇要盡卻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
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
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
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
祇披紙衣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
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
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
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
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
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教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
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
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
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
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

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又况活計具足
風景不疏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
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
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
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
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
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
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
似不唯屈沈上座况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
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
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
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
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
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
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
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
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
黃蘗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
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
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

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
何拘束移時乃逝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七

音釋

譴杜谷切音壅於用切音雍殊倫切音燁與翻犇

博昆切音滙莊持切音蕪水名溜水出癩何間切

賁牛驚病兒瘡

百隆堂佛筭施資敬刊一卷此卷第二十一計字
九千七百三十四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石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
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
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
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
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
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

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爲祥爲瑞事
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
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
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
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
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
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
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
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燄起
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斲徧問諸方苟或
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
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
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
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卻了也問
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
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
睡饒謔語曰若不上來使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
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
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旣到這裏又不

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
 拈起拄杖曰穿卻德山鼻孔換卻臨濟眼睛掀翻大
 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
 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
 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
 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
 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
 ○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
 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峯與
 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
 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
 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
 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
 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
 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大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
 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
 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
 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
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
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
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
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
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
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
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
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白
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
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
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
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
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
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
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
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
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
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
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

萬物常無常有斯爲眾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甯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

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
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
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
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
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
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柏青青曰恁
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
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瓢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
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
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
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
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眾曰我宗無語句
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

元三十八
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
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翦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
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尙未圓六
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
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
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卻十成底事直須
去卻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
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
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本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
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
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
誰栽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
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
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
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
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
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

元三十八
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
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
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峯闍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
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
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
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
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
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
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

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
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
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
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
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眾生悉皆成正覺
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
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
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
想正當今日你是什么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

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
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
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
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
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
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
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
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卻古
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
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

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
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
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
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尙宗師曰須知雲外千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
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舍利如珠
琲舌齒不壞塔於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

元三十八
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祇如聞
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
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
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
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
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腳龜脫取殼
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
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

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
微轉去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笋橫
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
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
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
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
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
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於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

司馬溫公然事高尙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
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
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
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
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
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
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
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
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
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
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
行腳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
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
是臣師曰德發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
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
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鑿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
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
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眾僧童行常住津送

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
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甯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
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
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
當風立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腳不彰玉殿寶階珠簾
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入境界古渡秋風寒颯
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
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
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
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
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
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
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
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

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
前自已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
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
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
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
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
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
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
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
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
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瘧子喫苦瓜

大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
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
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
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
拳到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

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腳
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
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
摩談不到且蓮鷺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
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
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
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
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
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腳問你不可道是腳教也
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

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
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
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
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
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
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
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

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
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
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
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
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
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
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
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寧崇先上堂我
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復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
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
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
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
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
是時人腳高腳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
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
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
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
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
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
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

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卻
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卻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
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
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
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廚看煮麵
次忽桶底脫眾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
歡喜因甚麼卻煩惱僧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
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卻了向甚麼處去
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
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

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
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
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
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
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
瑠璃殿上玉女攬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
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
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
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
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

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
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
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
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
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
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
光鈺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
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
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
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
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
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
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於臯寧崇先塔於寺西華桐
嶋謚晤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
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
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隨遜禪
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
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
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
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
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
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
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
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
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
未得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
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
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

後命首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遣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易之真歇
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卻曰吾爲鞋來邪眾聞心服懇
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
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
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
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
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
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真

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
外寥寥一印中卻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
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
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
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水相
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
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
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
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
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
空高曰如何是卻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
夜穿雲入市鄺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
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
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
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
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
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
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

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
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
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曰入市能長傭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
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
與你一時拈卻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
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
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眾之餘賴全
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
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謁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
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願侍僧索筆作書
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
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
貌如生奉全軀塔於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
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
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
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
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

甚麼卻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慙有時
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湧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
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
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
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
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
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
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
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
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
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
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
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

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眞常
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
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啟
從此竿頭絲綫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
入鄷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
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旣然如是敢問諸
人不犯鋒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
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
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
限平人瞌睡

寶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閩中之季子
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
喜睡其父目爲惰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
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
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
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
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
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眾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

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
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
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眞際俾居
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
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
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
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
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
窠曰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
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他道那裏是高

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
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
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
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眾生
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瞿然覩見雖然得見
渺渺茫茫恰似向夫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
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
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窠疊石原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
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

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
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
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
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過遂
往寶峯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
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
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峯擊鼓告眾曰深得闡提
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
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

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迹蒼梧月鏤丹鳳不棲所以
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
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
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
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
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
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
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
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巖

元三十八
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
十三爲眾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
紅燄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
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峯有年無省
因爲眾持鉢峯自題真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
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
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
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
拈夾山境語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

蘿湖野錄

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
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
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
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

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
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
應諾紹興初出任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
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
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
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
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
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
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
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
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
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
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
門深蒙器可出任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眾曰
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
已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
月徹雲霄要知日月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裴
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眾曰道得卽
爲下筆眾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
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
通忽晤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
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
者眾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眞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

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卻被神光座主一覷腳
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
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錐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胸
搗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
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
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
徒然非唯重整頽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
按召大眾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
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峯前名爲得
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
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峯前點出普天春色會
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
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
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汚他染汚他莫啾唧泥牛
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
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
華和尚新據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
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
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云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
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
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
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音釋

紱分勿切音弗 謹之廉切音詹多言也 徽吉弔切音也 沂魚

切音澁 誦奔漠切音通大也 鑄詢趨切音須鎖牡也 諷下懇切音不聽從也

閱胡盲切音宏閱門也

葉存養書屋施資敬刊一卷此卷第三十八計字
一萬零五百九十八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石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
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
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歛氛白雲向寒巖而斷
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
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把手拽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撓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響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眞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鑠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

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塵尾拂付之
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
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
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
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榧子換了也人人有箇
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
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
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
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擊驢橛
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峯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

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
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
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卻你鼻孔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
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
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
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
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
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齧鐵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

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
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
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
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
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師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
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諭十年無所
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
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
客散雲棲酒碗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虵入
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
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
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
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
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
去日顏如玉卻歎同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人離其
出微自爾問荅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
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

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
 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
 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
 老子窮理盡性金日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
 喚作弑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
 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
 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
 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兩甜者甜兮苦者苦不
 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鏊鏊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
 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
 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
 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
 師曰莫謂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
 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
 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
 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

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
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
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
不長尋常本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
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併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
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廛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
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
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雖然如是
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
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
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曰
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卻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卻箇眼
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
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
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
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窗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眞
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
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欄葉聲忽然有省弃依

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
光孝瑞巖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
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
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
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
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
人望空兩寶休誇富無地容雖未是貧踏著秤鎚硬
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
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篙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
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
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
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
人萬古碧潭清似鏡竇中有拄杖橫挑日月輪主
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腳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
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
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
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
所以卻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

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
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畱湛湛之波
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水輪宛轉
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
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
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
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
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
可以聲音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
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
犯形跡不畱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
空方能垂手入鄜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畱不
住卻來煙塢臥寒沙

眞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
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
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
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
用躊躇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元三十九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
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靚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
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眾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
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
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
罷揮偈辭眾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
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

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
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撻擻
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
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
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嚙嚙嚙呵呵大
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踣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

脅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眾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觀
 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
 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
 僧曰這漢卻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
 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
 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
 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
 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
 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

直透清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
 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餘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
 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
 長蘆大休首眾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
 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
 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元三十九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
同安如何是和尙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
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
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
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
月無心椀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
佛亦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
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
冷暖了無知

青原下十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
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
落髮稟具如毘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
明往參陸州州纔見來便閉卻門師乃扣門州曰誰
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
開門一見便閉卻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

開門師乃撈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
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
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
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
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
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頂上鐵枷何不脫
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
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
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
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眾去莊上迎取
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
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以
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
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
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
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腳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
座眾出迺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後
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
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
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

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
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
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
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
向古人建化門廷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
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
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
轉沒交涉擬心卽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
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
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

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
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
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
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才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
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
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
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常
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
須是實得怎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
仁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

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
 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
 看怎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
 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于差風恬
 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
 落我袈裟圈襪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
 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
 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
 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
 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

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
 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
 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曰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
 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
 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
 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峯定穴問如何是大修
 行人師曰一楹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

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尙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卻須退步向自己根腳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干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咬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

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眾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為處祇如雪峯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出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為汝證明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

得方便撥汝卽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卻師
長父母行腳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
處遇著本色齧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
有可齧嚼毆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
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
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
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
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
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
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如此行腳有甚麼利益信心檀

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
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
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
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
前俗人尙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合履踐箇
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
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
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
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籬

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
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眾
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
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
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
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
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
量曹溪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曰這裏有甚麼交

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
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
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
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
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碗以那箇爲差
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
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
沒了也汝若實未有人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卻著衣
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
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

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卻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糲漢有甚麼死急行腳去以拄杖趁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千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腳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話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

有甚麼事近前上堂眾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尙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你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

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
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
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
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
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
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齧殺我
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
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
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
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

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眾曰十五日已前
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眾無對自代曰日
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
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
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
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
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踣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
裏唧螻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

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
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
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
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
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
一頌曰舉不願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尙自己師曰賴
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
曰和尙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

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
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
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
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
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
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
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
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

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尙家
 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
 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
 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
 楨子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
 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攙上堂函蓋乾
 坤日機鉢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眾無對自代曰
 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
 玄中的師曰禊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鶻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

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
 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
 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
 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
 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
 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
 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尙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
 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

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維
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
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卻舉問僧汝道當初諾
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
塔來師曰謔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常
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
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
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
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
某甲話在師卻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

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尙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
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卽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
卽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
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
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
師曰大眾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
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
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
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

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卻目在僧經旬日復
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
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上堂諸和尚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
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
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
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
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
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腳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
得底麼出來對眾道看示眾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

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
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眾真空不壞有真空
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
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
過得荆棘林者是好茅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
一座有長處也師曰嚙嚙嚙長老舉菩薩手中
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瑫曰作麼生無
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
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
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

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
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
喃知君大罔措示眾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
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
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
踣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跟下又曰這箇是祭
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眾一人因說
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
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
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
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
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
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
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

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
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
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眾云諸方盡把格則
何不與他道卻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
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
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
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
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
知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
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

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
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
師曰頭上著枷腳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
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卽
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
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
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
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
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尙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

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
僧行腳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卽今問上座師曰
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
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
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
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
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
位書無語師曰尙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卻
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得會書

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
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
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
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敕迎請內庭供
養逾月方還回因改寺爲大覺諡大慈雲匡眞弘明
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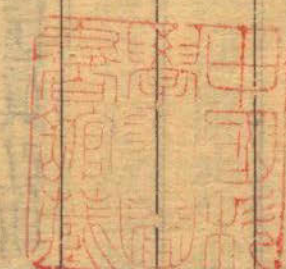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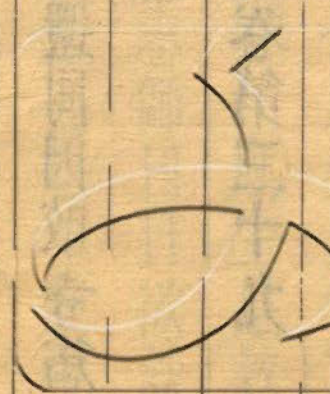
音釋

玨訖岳切音覺 玨徒谷切音 玨移章切音 玨二
雙玉曰玨 玨陽創癰也 玨款乃
依亥切哀上聲今行船搖櫓戛輒款乃
聲似之讀如矮靄是也款本作欸 欸克盍切音 欸盍酒器也

齒 各韻切音格下資四切音漬
鳥獸殘骨禮月令掩骼埋胔

怡昌洋貨號施資敬刊此卷第三十九計字壹萬
零五百七十三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齒 各韻切音格下資四切音漬
鳥獸殘骨禮月令掩骼埋胔
怡昌洋貨號施資敬刊此卷第三十九計字壹萬
零五百七十三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